

末世之戰

起床：「哎呀！頭好疼」，不對啊？已經中午我還沒去學校，正在慌張的我，急著先打開窗簾好讓陽光照射進來，迎接算是美好的一天，結果從窗害散撥進來的是陰暗的氣息，大大的霧幾乎遮擋了整個視線，此時頭再一次痛起來，瞬間回想起，我已經不用去上學了！

那天中午，電視新聞：「現在為您播報一則重要新聞，某國以保衛自己為由，研發新型病毒 T-vue，也確實的抵抗了恐怖份子的恐怖攻擊，但此新型病毒由於適應能力極強，導致病毒反撲，整個國家都幾乎接近滅亡……」。

另一則新聞：「此病毒的傳染途徑，是由未感染者的傷口，接觸到感染者的血液。起初感染者曾經有被救活過，從她口中得知，人受到感染以後會處於類似夢遊狀態，受感染者期間會經歷夢到自己認為最美好的人事物……」。

我是一位高一生，名叫「森涵」，身高一百七十九點九，因此被冠上「差一點的男生」的稱號，我就是一個無處不見的普通高中生，過著普通的生活，實在是再普通不過了，原以為人生會這樣子慢慢地過去。

不過，因為一句話打斷了原本普通的生活！

同學：「什麼！感染者會咬人！那分明就是僵屍啊！」

另一位同學也說到：「對啊！病毒蔓延速度極快」

老師不同以往地表情凝重，語氣急迫，快步走進教室，同學紛紛坐下。

老師：「今天大家可以提早回家，直到政府宣布重新上課才可以回復正常上課」，同學們歡呼聲一片。

老師接著說到：「安靜！有幾位同學要留下，乘興、清風……」

同學：「不會吧……這種時候沒交作業也要還要留下！」

老師：「其他人可以走了，被唸到名的那四個人跟我來」，我們幾個一臉疑惑，走到學校中庭，教官已經站在那裡，身旁還站著一位神祕黑衣人。

教官：「各位不要灰心，由於”末世”已經來臨，所謂的”僵屍”已經侵入本國，科學家研究指出，病毒不斷進化，於是我們挑出各位，在座的各位以體質來說，可能比較能適應末世」。

旁邊的人突然插話：「怎麼確認我們可以適應呢？」

教官旁的黑衣人面無表情開口：「從血液樣本驗出，你們比較有可能從末世生活中，產生抗體，我會發給各光碟，裡面會教你們生存的各種知識！」

同學：「等等！那不就是叫我們自己生活，難聽一點應該叫”放生我們”」，黑衣人什麼都說，就坐上車子走了，教官、老師也說自己要趕快前往避難所，就這樣留下我們二十幾個人，第一次真正體會到無情的寒冷。

末世已經過了幾天，看完黑衣人發的光碟，雖然目前都沒用到，但是大街上已經佈滿整群”會動的屍體”，天空幽暗陰冷。今天又是出去搶購食物的時候了，轉身離開窗戶，拿起袋子開門衝了出去，門外有兩隻喪屍，我迅速蹬牆跳過這兩隻喪屍，不料被門後的喪屍抓住。

心想：「怎麼那麼衰！被世界拋棄，卻沒有任何可以吭聲的權利……不對！就算我咒罵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也不會因此改變」

正想放棄，卻被突然湧現心頭的求生慾望拉回現實，眼看腳踝已經被抓住，”它”就準備要咬下去了！我用另一隻腳用力地踹在它臉上，心裡沒有一絲抱歉，取而代之的是：格鬥獲勝的狂喜。

納悶：「為什麼電影裡的主角都可以那麼狠心地打擊僵屍，都沒一點懺悔心嗎？人家畢竟生前也是人啊！」

隨即起身跑起步，就先別多想吧！找食物最要緊，雖然不會開車，至少還可以騎腳踏車，跑進地下室牽腳踏車。末世剛開始，目前可以確認的是一般僵屍的速度是追不上腳踏車的，「末世的僵屍會進化，大致分為四種：一般常見的，沒什麼特點；另外兩種分別是速度快、力量較大；以及最後一種，會吸收其他僵屍來增強自身的能力與智慧」。

邊心想邊騎車：「算了！那不重要，光碟裡的僵屍，目前只遇到第一種而已，還不用害怕」

雖然沒玩過喪屍類遊戲，至少看過電影，看看而已與親身體驗差距極大，這種事情一旦發生，令人難以置信。遊戲可以關掉、電影可以暫停，我多麼希望可以有個按鍵，立刻停止這一切。

最後一通電話，我最後一次用電話是跟爸媽報平安，不！一點都不平安！那天是我從學校跑步回家，很衰的就是末世的當天，我剛好沒騎車，還好平常有練習跑步，不過這種情況跑步，可跟平常跑步不一樣，是在跟生命賽跑，回到家跟爸媽打了個電話，電話另一端是爸媽已經到避難所的消息，讓我放心不少，我之所以沒選擇去避難所，是因為沒被告知地點，而且我即使趕到了那裡，也不一定進去，趕快回到家把門鎖起來還比較好，爸媽雖然苦苦哀求我趕緊去避難所，我卻回了：「我會活著的」，隨後掛掉電話，想哭……卻發現這時候眼淚是沒有幫助的，之後所有的通訊網路都斷訊了。

騎到附近超市，再也沒有人會對我說：「歡迎光臨」，拿了東西也不用付錢，挑完罐頭以後想趕快離開，因為生食品已經腐爛掉了，味道彷彿一道牆，讓我連靠近都沒辦法，卻看到了啤酒櫃，挑了一瓶想尝尝，反正現在已經沒什麼法律了，原本想學成年人用酒精暫時麻痺神經，喝了一口，好苦！為什麼會有人喜歡這種東西？

回到家裡，末世了還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，面對鏡子吃著罐頭，已經好久沒洗澡了，這幾天也曾經嘗試過開車、製作武器……等，最後還是決定在家裡看看漫畫、彈著沒有聲音的電鋼琴、健身。

健身是為了備而不用，想到光碟裡也有教武術、跑酷，就能在緊急時刻增加生存機率，我也跟著訓練，卻好像也沒用到，漫畫看完了也沒人可以分享，寂寞感瞬間竄流全身。

躺在床上，對天花板反覆拋著球，看了一下今天的行程表，雖然外面有重重的危險，但家裡已經沒有可以娛樂的東西，超市的食物也因為避難日當天有人去

搶劫的緣故，食物也不夠我維持生命。打開包包把教科書全部傾倒出來，拋棄掉末世之前的我，把可以保存較久的食物裝進去，準備出去找找其他有食物的根據地。

突然領悟到平時努力健身，危難時就能自救，當我把其他車子的抬到媽媽的車上，顯然比以前搬水的感覺輕鬆。一切準備就緒，武器放在副駕駛就開車出去了，我的武器是用鐵管綁著菜刀製作而成，另外還帶的羽球拍，生活可以勉強維持。開車技術不好也得硬撐，照著腦袋的印象，到了之前補習班樓下旁邊的便利商店，街景不同以往，顯得特別淒涼，要先確認的不是有沒有僵屍，而是有沒有活人。上次在家附近得超市就遇到另一個活人，為了不要有人跟他搶食物，他直接開車想撞死我，我還好沒受傷得立即逃開，這也是我想離開那邊的原因之一。

我嘴上說道：「末世真的逼出赤裸裸的人性，但這也無可避免」

再三確認沒人之後，以奧運馬拉松金牌選手的跑速衝進去拿了罐頭，迅速回到車上，回車上的幾步路有兩隻僵屍，見怪不怪快閃，因為裡面只有唯一的出口，如果被擋在門口就麻煩了，所以要動作快，回到車上才得以鬆一口氣。

在車內放空，思考著我該何去何從，晚上如果在車上睡覺，那肯定必死無疑，因為僵屍的嗅覺還是有的，雖然一般僵屍是沒辦法打破車窗，但萬一遇到力量大的，就會變成牠的晚餐，慎選了美術館內的一個名叫「飛機」的藝術品，抵達這個藝術品的通道只有一個很陡的樓梯，又位於高處，只要用包包擋住樓梯口，就不用怕僵屍上來。末世生存原則：「做每件事都要再三確認」，確認安全以後，眼皮也像掛了什麼重物一般快要闔上，就這樣在飛機倒頭大睡。

次日正被某個不明物體猛烈敲擊頭部，猛然回神，原來是一隻受感染的烏鴉，正在想辦法在我頭上啄出傷口，我起身用棍子把牠打走，跑到廁所確認自己頭頂沒受傷，才放下心中的擔憂，再次飛也似地衝回車上。詭異的氛圍掐住著我的呼吸，抬頭一望，赫然發現天空黑壓壓地，滿天烏鴉，心想今天僥倖沒被感染，若今晚繼續睡這邊，恐怕就無法再那麼幸運了……

一邊開著車，一邊思考要去哪裡住，來吧！今天我就把撞僵屍，當作一場保齡球遊戲吧！即便是不敢親手打僵屍，但撞開牠們還是必須的，二十……二十一……，我正在數著撞倒保齡球的積分，後照鏡突然出現一個奇怪身影，身高大概一百五十幾，穿著粉色外套追著我的車子，跑姿明顯比其他僵屍還要迅捷，難道！是那種度很快的僵屍，方才準備要加速逃離，就聽到她的求救聲，踩了剎車卻不回頭，車門鎖故意沒開，她拍打車窗哀求著我讓她上車，我回想我的罐頭都只足夠我一個人吃，聽到喪屍的聲音越發逼近，她的哀號聲也跟著變得淒慘，我還是不忍心的打開車門讓她上了後座，這個聲音怎麼很熟悉？

開車來到一間飯店，停在店門口，回想路途中，我們一句話都沒說，我也怕她知道我原本不開車門的原因沒敢開口，她好像知道我今晚要住這裡。

對我說了句：「謝謝你救了我！」

就下車往飯店走去，收拾東西的同時也想著：「一個女生也可以活到現在，也真是命大，不過……這個聲音我好像在哪聽過？」，拿了「兩人份的晚餐」、

武器，就進飯店去了，也看到她坐在大廳椅子上，頭低低地，看不清楚她的容貌，似乎在等我一起上去，我把罐頭丟在桌上。

說到：「這是晚餐，如果你要跟著我，食物肯定不夠，不久後又要去找食物」。

心裡雖然咒罵自己愚蠢的決定，卻又想想自己還是有人性的，去到櫃檯挑了兩把樓層稍微高一點的房間鑰匙，走到電梯口，嘆了口氣，轉身走向樓梯口就走上去。上樓梯時故意不回頭確認她有沒有跟著走，因為末世，萬一主權被掌控就不好了，我得先裝酷，心裡其實是開花的，不知道多久沒見到活人了，走到房間門口，我把她的房間的鑰匙丟在地上給她，自己就進門去了，剛坐下要好好休息，那位女孩就敲我的門。

她說：「我不敢自己住，可以跟你在同一間嗎？」

我說：「你不介意的話就自己進來！」

正當還在回想這個人的聲音好像在哪裡聽過，被推門進來的那一幕嚇得下巴快要掉到地上，剛剛因為身高差距，加上她的頭都低低地，看不清長相，現在我在祈禱這一切都不是真的……前女友！頭上除了驚嘆號，還有一連串の間號，她也面露與我相同的表情，我轉身躺在床上。

我的語氣毫無情緒：「門記得鎖起來」

心裡湧上來的是悲痛，聽到鎖門的聲音後就想趕快睡去，希望起床時這一切都是一場夢。

隔天，劇烈的頭疼將我打醒，也總比烏鴉叫醒我好多了，她蜷縮在沙發上背對我。

「真拿你沒辦法！」

嘴上抱怨，身體卻很誠實地幫她蓋上我的外套，擔心她著涼，我們兩個分開也有半年以上，卻在這種時候被命運玩弄。

準備開車出去找食物，卻發現忘了帶武器，剛要轉身她就拿著武器遞給我，就自己上車了，我什麼也沒說就開車出去”覓食”。

同樣的日子重複過了快一個月，我們始終沒有講話，如果可以選擇，我寧可自己一個人。

「妳也是因為血液樣本檢測才被留下的嗎？」

終於忍不住開口，當初我們分開的原因我也忘了，只知道我對她還是有那麼一點點感覺。

「對」

見到她回應，就決定打破這個尷尬的氣氛，繼續接話。

「末世，我不在乎我們感情怎麼樣，能生存為重，知道嗎？」，心裡其實是很在乎她的。

「知道……」

突然想到一個奇怪的問題。

「妳沒辦法殺僵屍吧？」，今天來教你怎麼殺僵屍！

首先如果有棍棒、球類的物品，就狠狠地把僵屍的嘴巴塞住，這樣就安全了，

注意不要被牠的指甲抓傷……

在飯店樓下練了整個下午，我滔滔不絕地講解，她一句話都沒說，學習得很認真。

夜幕即將降臨，正要收拾東西，突然感覺背後那股涼意竄流全身，莫名的恐怖正在逼近！

快步移動到她面前睜大雙眼嚴肅地說：「這次的僵屍不一樣！牠們的速度極快，我數到三，衝回飯店！了解嗎？」

「一……二……三！」

看見她奮力往飯店裡衝，我卻故意留在原地拿著武器，心裡早已做好隨時會死的準備，三隻用腳在地上爬行的僵屍朝我殺來，我跳到一旁的車上敲打著車子，卻只成功吸引到兩隻的目光，最後一隻以一種無法形容的極速逕自飯店內衝……

她一邊奮力地往樓上死命地狂奔，深怕被僵屍追上，一邊現學現賣，施展下午學到的招式，對付了兩隻普通等級的僵屍。終於到了房間門前，才發現鑰匙在森函的身上，而剛剛關起門的樓梯口，已經快要被撞開了……絕望再一次奪走她的希望，她低頭哭了起來，門的撞擊聲也越來越大，恐懼掏空全身的剎那間，撞擊聲停止，森函從破損不堪的門走過來。

咆哮被砍死的僵屍：「門把在上面！撞甚麼撞？」

轉頭看到她，一個人蜷縮在角落哭泣，我走上前摸摸她的頭，告訴她已經沒事了，她這才慢慢地站起來，邊開門邊責備自己沒有把鑰匙給她時。

她突然說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我那時候離開你」

我頭也不回地回應到：「都什麼時候？現在講這個也沒用了」

我心裡其實知道，她正在慢慢地改變了，但現在我無心情討論這個話題，生存才是最重點。

方才與恐懼格鬥數回，晚餐時間，吃完罐頭就想要睡覺，閉上眼睛祈禱這一切只是夢……

她用一種溫柔中帶著納悶的語氣問：「為什麼你會選擇自己留下戰鬥？」

沒來由地無法控制地哽咽，卻又盡力克制自己的情緒說：「末世我也沒什麼人可以守護，唯一見到的活人也只有你而已」

由於身心俱疲，後來她到底講了什麼，我完全沒聽到。早上起床只看到床上留下的紙條，「我去找食物了，對不起連累到你，如果我沒有回來，你要好好活著」

此時眼淚完全失控，不聽我的使喚，這感覺好奇怪，為什麼我會哭，難道我還在乎她嗎？但現在去找她，不是自找麻煩嗎？

開著車一邊罵道：「搞什麼！都什麼時候了，還自己跑出來！」

有隻僵屍就很像聽得懂我在罵人似，生氣地跟我的車準備對撞，以為這是一般僵屍的我，加速與其對撞。

再次醒來，原來剛剛昏迷了，看見牠準備做第二次衝撞，拿刀把壞掉的安全帶割開，在生死關頭跳出車外，腳卻瞬間被車門劃開一道傷痕。

再一次暗自罵道：「早知道就別出來找她了！」

幸虧那隻力量很大的殭屍，智商真的不高，還以為我還在車上，一直不斷衝撞車子，我拖著受傷的腳往速食店裡，剛進去就聽到爆炸聲，車子被撞到起火爆炸，殭屍這才停止衝撞，受到這麼強烈的爆炸，殭屍還是堅強的站著，不過走沒幾步路就徹底地倒下了。

還好只是被車子弄傷，被喪屍抓傷就等於死人了，學光碟裡教到用酒和衣服隨便包紮，稍作休息又再次面對這個只剩絕望的宇宙。

幾天過去，換輛新車繼續踏上這死氣沉沉的路途。

找了好幾天，開始自問：「我為什麼要出來找她？」

明明我可以自己活得好好的，已經過好幾天，不但沒有找到還弄傷自己，算了！找個地方休息吧。

深夜，被一陣咆哮聲從夢中拉回現實，外面一片躁動，習慣性地戴上武器準備進入戰鬥模式，但這種混亂程度，是前所未見的激烈，喪屍到處亂竄，周圍的車子不斷地爆炸，查個仔細，很明顯是人為因素導致。

欣喜發現周圍有活人，立馬跳上新的車，開始尋找活人，此時各種喪屍傾巢而出，想將車子加速到極限，又怕被強壯的喪屍攔住，停下車往樓上衝，擺脫一種殭屍，另一種又奪命追來，不斷往高處爬，終於把門暫時關上。

透過沾滿血的窗戶往外一望，發現爆炸點都位於一間電影院，這間電影院很特別，是獨棟的建物，周圍都是馬路，地毯式搜索，忽然注意到有一根損壞的鋼條，意外掉落的位置，恰好可以藉此與另外一棟大樓連結，經過一番折騰達到電影院裡。

解決一些低等殭屍，來到電影院唯一開著燈的播放室，為時已晚……看見已僵屍化的前女友將自己綁在角落。

放下武器走向她：「對不起！到了最後我還沒跟你說，我還是喜歡你」

函森此時才明白，雖然嘴上對她冷淡，其實心裡還是很在意她！

樓外傳來直升機的聲音，特勤小組持槍進電影院，一路與喪屍互相廝殺，終於到了播放室，看見兩個已經喪屍化的一男一女。

特勤隊長說到：「他刻意被這個女生抓傷，為了要跟她在一起，全部帶走！」

函森隱約醒來看到，博士微笑著說：「哈哈……終於有希望了，其實這兩個人並沒有死，只是體內的抗體正在與病毒奮戰，他們兩人在末世用堅強的意志力與驚人的戰鬥力，即使被殭屍襲擊，仍然不屈不撓地從自身產生無比強大的抗體，這種奇異的現象完全超脫現實的法則與框架。」

一旁的電台卻又再次響起：「病毒會讓人沉靜在：自己期望的都只是幻想……」